我的文学处女作

开栏的话

许多军旅作家的文学写作之路始于基层。他们深深扎根火热的军营生活，从中寻觅文学的种子，让文学之梦在笔下开花。这些饱含军人情感、镌刻时代烙印的文学处女作，是作家打开创作之门的钥匙，也成为支撑他们持续创作的精神起点。

本版从今天起推出“我的文学处女作”专栏，邀请军旅作家讲述与自己文学处女作相关的故事。期待这些故事能带给文学爱好者们以启发，让军旅文学的百花园更加生机勃勃。

忆得当年文学梦

■郑蜀炎

有些寻常的日子总是留下不寻常的记忆。

1977年夏天，我在军分区任参谋。那天，是我在下边防10多天后返回机关，一路闲聊中，接我的驾驶员突然冒了一句：郑参谋，我好像在《国防战士》报上看到你的名字了。

他随口而出的一句话，把我的心往上一拽。因为在近2年的时间里，不断的写稿和投稿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我们军区（原昆明军区）的《国防战士》报是离我最近的报纸，自然是我提高命中率的重点目标。

于是，我马上追问：时间、标题、内容……

待从零散的回答中得到确认后，我开始领悟到“魂不守舍”这个词的含义。一下车，我拎着行囊就直奔办公室，翻找出这张报纸。果真如此，我的真名实姓、我的谋篇布局、我的字斟句酌，全都变成了一个个铅字。

那年冬季，部队大拉练。有一次夜行军，路线要穿越一片灌木茅草，炊事班背着行军锅跟在后面。黑漆漆的夜路难免深一脚浅一脚，行军锅锅底被野炊烟火熏出来的黑烟油垢，或多或少粘抹在小路两旁的杂枝乱叶上。正巧，部队所属医院的队伍也行进此路，待天亮到达驻训点时，大家一看，笑声骤起——年轻的女战士被蹭成了黑花脸。

然而，那些平时蛮讲究的姑娘们只是随便抹一把脸，便背着药箱到拉练的队伍中巡诊了。

我们参谋长感慨道：“当兵的人就得有点这味儿。”

我听得心头一动，待回营区，捋了捋思路，顺了顺细节，一篇小故事《兵的“味道”》几乎一气呵成。然后，我马上把它投给了《国防战士》报。

之前，我抄录了《基督山伯爵》中的一句话压在玻璃板下：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这4个字里——“等待”和“希望”。此刻，终于“等待”来了“希望”，这种心情很难用一个词描述，只是顿觉灵感骤涌。

兵的「味道」（小故事）

文山军分区　郑蜀炎

真的，要不是亲耳听见，我根本就不会相信我们排长居然会说冯护士有点儿兵的“味道”了。

兵的“味道”，这是我们排长对人常用的褒贬词语。夸谁：不错，有点儿兵的“味道”。克谁：你呀，还差点儿兵的“味道”。

作者保留的当年发表在《国防战士》报上的文章剪报。

当然，毕竟是第一次刊登作品，虽然面对同事的夸奖我尽量作矜持状，但扭头还是忍不住再把那张报纸看一遍。接着，我又收到人生的第一笔稿费（约四五元）后，更是呼朋唤友来到当地桃园，现摘现吃地饱餐了一顿水蜜桃。

“酒酣耳热说文章……疏又何妨，狂又何妨？”数年索尽枯肠，记不清剪下了多少信封右上角（投稿专用，免贴邮票），终见报上有名，一个文学青年岂能不显露几分张扬之态、得意之色。

但是，很快收到的一封编辑来信，让我噤口卷舌了——一个厚厚的大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有两本标准的稿纸。对于我的稿件，编辑在信中自然少不得一些勉励之语，然后专门注明：今后投稿请用稿纸！

待后来我也当了编辑才知道，当时是铅字排版，全靠工人师傅从字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拣铅字拼版。因此，为了减少浪费人工成本，每篇编发的稿件都要求标明字数，且误差不得超过10个字。

前面说了，我当时是参谋，写作投稿属于业余爱好，哪里懂得这些规矩。写稿用的是没有格子的信笺，字数全凭当时状态，有时稀疏有时密集。加上原就不好看的一笔字，不知编辑得有多大耐心才能读完编罢。

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我就给编辑写了一封信（贴邮票的），一通感谢后，表示要更加努力，年内要将这两本稿纸全部写满我的作品。

几天后，我接到了回信。还是厚厚的信封，不同的是里面是一本报社的采访本，还附了一个短笺。直到今天，上面的话我一字没忘：多观察、多积累、多思考——然后多动笔。

也就是因为这封信，我静下心来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了一番梳理。说实话，我当时火急火燎的是：如何发表作品。基本路子是看到人家登出什么就铺开稿纸硬憋生凑一篇。看来，我以前投稿石沉大海的结果属实不冤。

文学处女作的刊登给我带来愉悦也带来思考，写作思路从多写快写，转变为写熟悉的、写细小的人和事。虽是老话，可确有立竿见影之效。接下来的2年多时间里，我写的各类文学作品得以陆续刊发。《国防战士》报还是我的主阵地。当然，这段时间里，我依然从事着我的参谋业务，文学写作只是业余时间的爱好。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完全超出自己想象的通知：马上到《国防战士》报社报到。

说起来，我在这张报纸上已经刊登20多篇小小说、散文、诗歌，但除了前面提及的一封信外，我和报社的联系，就是投稿投稿再投稿。即便是那位让我的稿件一篇篇见报的编辑，我们也从未谋面。

所以，当我第一次跨进报社时，陌生而熟悉、胆怯而从容、惶恐而兴奋……那叫一个百感交集，那叫一个感慨万端。

后来才得知，恰逢报社选人，我的编辑在推荐意见后面，将我从处女作开始的每一篇稿件，从原稿到见报稿一并附上，以此证明我的文字写作能力。

那时，并不认识。后来，从未忘记。人们都习惯地把军兵种报纸称为“小报”，但是，它在我心中很重，在我眼里很大……

“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今天，再次翻看当年的处女作，幼稚、粗糙、生硬就不必说了，但我却并不脸红，谁的文学之路不是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的？

更庆幸的是，今天我依然热爱、依然倾心，尽管岁月已不复当年。

作者小记：郑蜀炎，解放军报社原高级记者。1954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现场短新闻”一等奖等。

阅　图

勇往直前

李　江摄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战术训练时的场景。浓烟滚滚中，官兵勇往直前。作者采用大光圈、虚化背景的方式，突出官兵交替掩护、迅速出击的瞬间，展现了官兵敢打敢拼的战斗风采。

（点评：**张刚**）

七彩风

成长是首歌

■王东磊

“你写的歌曲上营区宣传屏了！”战友跑来高兴地对我说。

歌曲《哨所之月》是我创作的第一首军旅歌曲，也是创作用时最长的歌——一年之久。如今，我肩上的“一道拐”已升级为“两道拐”，这首歌见证了我从一名大学生到军人的成长经历。

一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激扬着我的军旅梦。携笔从戎是我与青春的约定。应征入伍前一个月，爱好“码字”的我怀着对军营的向往，决定创作一首军旅题材的歌。

歌词初稿一挥而就，我第一时间发给了有当兵经历的朋友。为了避免“友谊式”的夸赞，我故意隐去名字，但内心十分期待“好评”。“这位作者肯定没当过兵，更没站过岗！”他直截了当的反馈让我有些失望。为兵写歌，可兵却不认可，我创作一首军旅歌曲的愿望也搁置下来。

入伍后，去年中秋节的夜岗又给我带来新的创作灵感。“月亮真圆，当兵5年了，每年的中秋我都是在哨位上过的。”上哨路上，班长说：“你说家乡的月亮也像咱这一样明亮吗？”我随口回答他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后，眼睛莫名湿润了。

忽然间，我又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一股深沉与炽热交织的情感冲击着我的心。

一轮冷月、一把钢枪、一身荣光，这是军人专属的家国情怀。在和平年代里，我们用青春守护着夜的静谧、月的光明。“一人辛苦万人甜，一家不圆万家圆”的忠诚守望——军人的光荣正在于此！

捕捉住这一感触，我意识到自己初稿中只写军人的外表是不会引发共鸣的，只有写军人的内心才会触动情感。

我决定给那首搁置的《哨所之月》做一次“大手术”。再次创作，我秉持“所看即所想、动笔即动情”的感觉去抒写，力求写出官兵的心里话。

歌词终于创作完成，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拿给指导员看。

“能不能把它唱出来！”指导员的话让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次的歌词“过关”了！指导员又给我提了建议：这首歌的旋律不要过于复杂，应该突出战士心声。一位作曲家在看到歌词后主动提出为之作曲，让我十分欣喜。

“你说哨所月儿冷，辉映战士坚毅的面容。你说月儿真寂静，战士如愿守护的安宁……”营区的宣传屏上循环播放着歌曲《哨所之月》。

哨所之月（歌词）

你说哨所月儿冷
辉映战士坚毅的面容
你说月儿真寂静
战士如愿守护的安宁
每一个战士就是每一颗星星
繁星点点密布簇拥月的光明
我把青春献给这无声的长夜
平凡检验我右拳举起的忠诚

别说哨所月儿冷
月照家乡心里暖融融
别说月儿真寂静
月照祖国有我的柔情
每一个战士都有美好的梦想
万家灯火通明你我千里与共
我用热泪洗礼这无悔的决定
钢枪紧握咱是人民的子弟兵

文化博览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之一。几千年前，中国的先民造字时，既流露出天真可爱的意趣，又体现了谋虑万代的智慧。追溯汉字的起源，品读其中丰厚的历史内涵，给我们今天的生活以颇多启示，近期我们将推出系列短文，说文解字，以飨读者。

——编　者

天地之间有正气

■王志轩

甲骨文中的“风”写作[甲骨文字形]，这是一个飞翔的凤鸟形象，不仅有凤冠，还突出了修长美丽的翎毛。“风”的造字法是“假借”。因为风是无形的东西，古人造字有困难，所以用直观的凤鸟假借为“风”字。后来，“风”字又增加了一个表音符号“凡”，同时凤尾的纹饰更加美化，写作[字形]。其小篆字形讹变为“凡”下有“虫”，写作[字形]（風），这就是繁体的“风”字。

我国中东部地区属于四季分明的季风性气候，不同时节的风有明显的差异和特征。我国古代农业发展较早，人们通过观察与总结，归纳了风的许多规律。据学者研究，商代甲骨文中已经记载了“四方风”的名称，最迟至战国时期出现了“八风”的概念。“夫风者，天地之气”，古人早就知道风是空气的流动，并对动植物的生长能够产生较大影响。

风又好似季节变化的一种信号。例如古代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个节气。从“小寒”到“谷雨”共八个节气、二十四候，每候都有特定的花卉开放，于是有了“花信风”的说法。总之，古人认为风是“天之号令”，仿佛是自然界发出的信号，影响万物生长。

空气的流动可以产生声音，所以风在古代也指音乐。例如《左传》记载：“五声和，八风平”，这里的“八风”就是指“八音”。再如《礼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这首《南风》的歌词是：“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歌谣描绘了上古时期，春风吹拂、万物生长、人民安乐的太平景象。

据历史文献记载，周代设有专门的“采风”官员，负责到民间采集歌谣。“采风”的官员，古代被称为“遒人”“行人”“轩车使者”等。他们接受王命，手持木铎，巡行天下，并用简牍记录所见所闻，兼有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两种功能。除了“采风”，各地的贵族与官员也可以向朝廷献诗。《诗经·国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是地方习俗的反映。国家施政效果的好坏会在这些民间歌谣中有所体现，所以朝廷非常重视国风。官方学校也以精选的诗歌为教材，目的是“观风俗，知得失”。

“风”的引申意义为风俗与风气。“风”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国家通过教化引导社会风俗风气叫作“风教”，通过纪律约束风俗风气叫作“风纪”，通过法令限制风俗风气叫作“风宪”。古代的监察官员也称“风宪官”，名称即来源于此。古代“采风”的使者，也可以看作后世巡视地方的官员的前身之一。

古人说风是天地之气，而“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气”有正有邪，所以要扶正祛邪，气正然后风清。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也就是文天祥说的“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宁静的超越

——观孔平油画印象

■兰宁远

艺　境

我向来认为，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会了艺术。对于画家孔平来说，他矢志不渝地坚守在艺术天地中，一直用纯真去感悟自然、感悟生活，以真挚的情怀有个性地去表达内心世界。

观孔平的油画，常会把我带入风起云涌的年代，带入浩瀚缥缈的太空，让我神游于他所创造的美妙画境、沉浸于清新而厚重的艺术氛围中，使我的感情得到净化，心灵也为之澄澈。

对于艺术家，历史与生命永远是带有深刻哲学内涵的命题，而只有在当代意识观照中确立起人的价值体系，才可能理解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意义。孔平的油画正是如此，比如他的油画《追星》（《解放军报》2012年3月6日刊发）《同一首歌》（《解放军报》2019年3月6日刊发），就是弘扬雷锋精神的佳作。众多当代艺术家曾以不同艺术表现方式歌颂这位伟大的战士。今天，我们该怎样表现这位英雄人物呢？孔平认为，雷锋依然是东方大地上一面飞扬的旗。他用质朴写实的笔调传达出人们心中日渐深化的朴素情感。雷锋是英雄、是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一颗耀眼的星。《追星》以浪漫的构思，穿越时空的创意、明快的色彩、充满张力的笔触、准确的形象把握，将雷锋这颗星融入时代。作品没有歌飞鼓响的喧腾，却有自然的情感在画面上流淌。

孔平的人物作品，如同他早期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解放军报》2007年7月5日刊发）《最后一个军礼》等作品一样，深情厚重，舒收自如，抒发了画家对时代、对国家的深厚感情。他的画之所以“展读为之眼明”，原因可能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蕴藏在他内心深处对祖国的爱和对国防科技事业的眷恋深情。这种感情是他坚持长期深入生活，不断创作的动力，也是他艺术之树常青的根本。

对于有着深厚传统绘画基础的成熟画家来说，如何创作出既有民族底蕴，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作品，是一个新的课题。

孔平向往太空、情系航天。他从那些科技专家、航天英雄身上，感悟时间、生命，把从生活中取得的种种启示、感觉、联想呈现在画布上。于是，《英雄航天员》（《解放军报》2009年9月13日刊发）等一批展现中国航天人风采的作品由心而出。

孔平在与航天英雄相处的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他将这种情感融入具体的意象中，形成审美图像。作品《飞天壮歌》（《解放军报》2019年11月4日刊发）即是如此。这是一幅构图见巧思的作品。深邃的太空中，两位航天员在舒展身躯、尽情遨游。孔平用自己的慧眼巧手，使太空蒙上了神秘的气氛。在太空这个富有遐想的空间中，真实与虚幻联结在一起，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朦胧的美、一种诗化的想象，以及一个民族坚强不屈的奋起。

孔平对太空独特意境之美的表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一个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感悟和表现深化的过程。对于孔平来说，面对如诗如画的太空景观，如何把人与太空的和谐关系表现出来，开拓出具有个性化的绘画语言，以及不同以往的艺术表现手法，并非易事。他在新的美学追求、艺术情感的激励下，突破了过去的手法，一切从表现对象内在的美出发，把深刻的见解浓缩为准确的意象，让作品更加富有象征性。

艺术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又不能仅是循规蹈矩，问题在于怎样对待和应用艺术规律。成功的艺术家总是在超越法度中树立新的规律，“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在孔平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精神的坚守，感受到一种宁静的超越。